

谈谈《群英会蒋干中计》的三个人物

崔炳扬 屈家惠

新课文《群英会蒋干中计》，是《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中的精彩故事之一。它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交错的情节发展，把周瑜、蒋干和曹操三个主要人物描绘得形神毕肖，显示出鲜明的性格特征，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周瑜是本文的中心人物。在《三国演义》的许多回目中，作者为了突出表现诸葛亮，对周瑜的艺术形象多有贬损。然而同一个周瑜，因他现在的斗争对象是曹操及其谋士蒋干，作者就热情地加以赞颂，把周郎描绘成一个武善用兵、文会斗智的统帅形象。

曹操刚南下，周瑜就对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曹军有四个弱点。其中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北军不熟水战”。因此，周曾对孙权说：“瑜得五万兵，自足破之。”断言曹兵“虽多必败”，“将军擒操正在今日”。由于周藐视强敌，所以他面对八十三万曹军毫无惧色，敢于怒斩曹操的送书使节以示威，并主动出击曹军，挑开了“赤壁之战”的序幕，从而表现了周瑜的抗曹决心和英雄气概。同时，周又并不轻视敌人，谨慎用兵，适可而止。三江口初创曹军，他胜而不骄。为了保存实力，乃果断决定：“恐寡不敌众，遂下令鸣金，收住船只”，立即退却。周指挥战斗沉着冷静与曹急躁冒进的个性形成鲜明对比。接着周又亲窥曹军水寨，掌握敌情。周瑜初创曹军，使曹操深知自己不熟水战的弱点，他立即任用荆州降将蔡

瑁、张允为水军都督。蔡、张确实不错，他们很快把“沿江一带分为二十四座水门，以大船居于外为城郭，小船居于内可通往来。至晚点上灯火，照得天心通红。”周瑜一见阵容，便惊呼：“深得水军之妙也。”经过仔细观察了解，周瑜看准了蔡、张是自己“破曹”的最大障碍。所以他说：“吾必除此二人，然后可以破曹。”前三段，通过“毁书斩使”、“初战告捷”和“暗窥水寨”几个情节，周瑜这个英俊豪迈的军事家、战略家的形象已被勾画出来，跃然纸上。

周瑜要除掉蔡、张，用武力不行，只有智取。而智取的关键，就是要挑拨曹操与蔡、张的关系，借曹操之手除患。但谁来“搭桥”？事有凑巧，曹操的谋士蒋干自告奋勇来到周瑜寨中，妄图游说周瑜叛吴降曹。头脑敏锐的周瑜一听“故人蒋干相访”，便笑谓诸将曰：“说客至矣。”于是周将计就计，迅速定下了反间计。周瑜怎样使用反间计？分析他在“接见”、“宴会”和“盗书”等场面的种种活动，可以概而为四：

一曰，攻心揭底，阻止劝降。在这场劝降和反劝降的斗争中，周瑜干得很出色。蒋、周初次见面，周便讽刺地问候：“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耶？”蒋不便露底，立即遮掩。周又乘虚指出其来访的“雅意”，进一步揭穿了对方的敌间面貌。蒋见势不妙，便请“告退”，周又故意挽留。在“群英会”上，周一面同蒋言欢叙

旧，一面继续攻心。周利用蒋不敢承认说客的弱点，把他当作“同窗契友”介绍给在座的江东文武英杰，将他一军。同时又令太史慈监酒，宣称谁敢谈“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者斩，使蒋的“三寸之舌”完全失去作用。接着周又引蒋出帐参观军容、粮草，显示东吴实力雄厚，不可轻侮。然后周庄严宣告他同孙权的特殊关系，决不为任何说客所动，把门关死。从“接见”到“宴会”的过程中，蒋始终听凭周瑜的摆布，开不起腔。这条计妙，在于使蒋干不能施展说降的特殊活动，无法向曹操交差，从而迫使蒋改变策略，另作他图，以求一逞。这就为蒋干盗书播下了种子。

二曰，紧抓关系，诱敌入室。蒋干把同窗关系作为说降的唯一资本，周就抓住这点关系“擒”住蒋不放，为我所用。周严辞制止劝降是一种反间的斗争方式；利用“契友”身份作掩护，逐步引敌间入室又是一种斗争方式。蒋干初到，周就“引从者数百，皆锦衣花帽，前后簇拥而出”，拜迎蒋干入帐，给蒋以最高“礼遇”。接着周又举行“群英会”，大张筵席，欢宴蒋干，以尽“故人”之礼。宴会开到深夜，周又居然放下统帅架子，携蒋入“密室”同榻而眠，更表示对老友充分信任。这些活动都是在同窗关系的掩护下进行的。周瑜这条计用意有三：给蒋干一个热情友好的印象，使他感到毕竟是同窗关系，不必疑虑；故意把宴会拖到深夜，给他“盗书”安排一个时间；诱蒋同眠，给蒋提供一个“盗书”的场所。合起来说，就为“盗书”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曰，佯醉失“密”，以假乱真。“盗书”是反间计成败的关键。在这个关键时刻，周又利用“醉”作掩护，迷惑敌人，施展推销“密信”的巧计。计分两步：第一步想法使蒋平安地得到“密信”。周在宴会上声称：“吾自领军以来，滴酒不饮。今日见了故人，又无疑忌，当饮一醉。”周带头畅

饮了大半天酒，不是“一醉”，而是再“醉”，“醉”到误失“机密”的程度。所以他一上床就“和衣卧倒，呕吐狼藉”，鼻息如雷。这在蒋干看来，周已醉到不省人事，可以伺机搞点机密才好回去交差。正好“残灯尚明”，蒋干便放心大胆地下床捞到了这封“密信”。由于“密信”措词巧妙，煞有介事，蒋略加扫视，便得出结论：“原来蔡瑁、张允结连东吴！”遂将假信当作重大密件藏于衣内，上床睡觉。周瑜谨慎，毫不轻敌，他生怕蒋干思想有反复。如有反复，反间计将彻底失败，“破曹”的宏愿将不能实现，甚至危及东吴的存亡。所以周又认真地进行了第二步工作。先是向蒋表演“梦中泄密”。周在“梦呓”中两次提到“教你看曹操之首！”都完全与“密信”上的话相吻合。醉梦吐真言，有什么值得怀疑？接着周又加演一场“探子密报”，故意让蒋听：蔡、张二都督道：“急切不可下手。”这就使蒋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趁周“熟睡”之机就带着“密信”向主子曹操“回报”去了。蒋干盗书的“成功”，足见周瑜设计之精细周密，用计之灵活稳妥。

四曰，利用矛盾，激曹斩将。周瑜要借曹操之手“剿除”蔡、张，就得利用矛盾，挑拨离间。事实上有机可乘。因蔡、张是荆州降将，他们虽给曹操立下汗马功劳，但曹并不信任他们。三江口失利，曹就责难过蔡、张：“东吴兵少，反为所败，是汝等不用心耳。”周瑜窥视水寨已经掌握了蔡、张布防的情况，蒋干到来，周就根据情况立即伪造了“密信”，利用曹操急躁、多疑的特点，紧抓一个“降”字，把矛头对准曹操。“密信”说：“某等降曹，非图仕禄，迫于势耳。今已赚北军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操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关报。幸勿见疑，先此敬复。”荆州不过弹丸之地，蔡、张降曹，确实是“迫于势”。蔡、张把荆州水军布置在外，将青、徐之军夹在

中间，“已赚得北军困于寨中”，这不是阴谋消灭北军的罪证吗？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即将操贼之首，献于麾下。”这封“密信”似乎都与实际情况相吻合，又与蒋干所见所闻丝丝入扣。所以曹操听了蒋干的“回报”，就果然中计，怒斩蔡、张。周瑜不费一兵一卒，居然骗过蒋干，又计中曹操，除掉自己的心腹之患，为“赤壁之战”开辟了胜利的前景。这就充分表明周瑜确实是一位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足智多谋的英雄人物。

苏轼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苏轼对这位“千古风流人物”的传神写照，对我们分析周瑜的艺术形象和英雄性格大有帮助。

周瑜的对手蒋干，是曹操一个轻率无能的谋士和说客，作者对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蒋干为什么中周瑜的反间计？这是他性格上固有的弱点造成的。

自命不凡，言过其实。曹操初败，求计破周，蒋就抢先跳出来“毛遂自荐”：“某自幼与周郎同窗交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还夸下海口：“干到江东必要成功。”这种心情，使他神气十足，“昂然”来到周瑜寨中，以为劝降定能成功。可是刚上阵，周瑜就给他两“闷棍”，“昂然”的神情立即变成“愕然”，成了周瑜掌上的玩物。周不断加温，令太史慈监酒，气氛更加紧张，蒋心虚胆怯，“不敢多言”。当他听到周瑜一番英气逼人的言辞，更是狼狈不堪，“面如土色”。蒋过江前后言谈表情不断变化，对比鲜明，判若两人。

盲目主观，思想僵化。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明确自己的身份。诚然，蒋、周是“同窗契友”，但那是过去的交情。现在自己是曹操的谋士和说客，“契友”就成了敌间。各为其主，早已分道扬镳。作为东吴的

统帅，正在辅佐孙权“擒操”，怎能听任蒋干游说降曹呢？蒋看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他失败的起点。二是以老眼光看周瑜。自从小乔初嫁，周、孙便结成骨肉之亲，并委以都督的重任，地位大变，信仰坚定。正如周在“群英会”上的自我表白：“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蒋不看对象，等于瞎子擒虎，轻举妄动，焉能不倒大霉？

私欲迷窍，丧失警惕。蒋在曹营，乃一介谋士，官位不显。因此，曹操急于破周，蒋便趁机抢功，飘然过江，被不切实际的幻想冲昏头脑。说降受阻，虽心里志忑不安，但受到周瑜“迎接”“欢宴”的礼遇，又飘然起来，看不出“友谊”背后的阴谋。在“同盟”中，周瑜制造了许多假象。若换一个头脑清醒、眼光敏锐的敌间，不难看出破绽。可是蒋干私欲迷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盗书“立功”上面，既不仔细观察，又不认真思索，拿到“密信”，就真假不辨，以假当真，急于回去邀功请赏，终落得个中计而归，成为千古笑谈。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不尽相同。在这部小说中，他是一个极其复杂而丰满的形象。一方面，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狡诈凶残的奸雄。本文着重表现了曹操后一方面的许多性格特点，这是同他的完整形象相吻合的。

曹操在本文中，间接出场一次（“送书”），直接出场三次（“交战”、“询计”、“斩将”）。作者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格。曹操凭“汉大丞相”的权势和强大的兵力，以讨伐者的姿态遣使送书，根本不把周瑜看在眼里。以为象夺取荆州那样容易，一

举便可消灭孙、刘联军，拿下东吴。所以他在书信封面上措词极端无理，直书“汉大丞相付周都督开拆”。一笔就把曹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性格刻画得异常鲜明。三江口失利，曹询计破周，他轻信蒋干的吹嘘，不作周密考虑，就贸然派蒋过江，表露了他不顾一切急于求胜的心情。当蒋飞棹回报，曹又轻信“回报”，只看假信，凭“二将惊慌不能回答”的错觉，就砍掉自己两员水将的脑袋，为周瑜除沈。这是曹操主观、多疑性格的必然后果，也是他急躁、凶残本性的一次大暴露。等到蔡、张人头落地，他又立刻醒悟过来，说：“吾中计矣。”曹事后方知，说明他并不昏庸。明知中计，但又不肯在众将面前认错，诡称：“二人怠慢军法，吾故斩

之。”又可看出他虚伪、奸诈的性格。曹斩二将后，“于众将内挑选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以代蔡、张之职。”毛玠、于禁不习水战，曹又用人不当，必吃大亏。正如诸葛亮在四十六回中所预料：“吾闻曹操换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则这两个手里，好歹送了水军性命。”曹操轻信蒋干，只听其言而不观其行。蒋干中计归来，折了他两员水将，可他并不从中吸取教训，后来又听信蒋干引荐庞统，中了“连环计”，终于惨败赤壁，差点成为孙、刘联军的俘虏。有人说：“曹操倒霉遇蒋干。”这话应一分为二：蒋干好心为曹操干了两件大坏事，固不能辞其咎；但曹操眼力不够，性格粗疏，误用蒋干这个无能之辈，也是与他的失败分不开的。

(上接第108页)

果动词前面有两个名词连用，往往前一个名词是主语，靠近动词的名词是状语。例如：

①相如张目叱之。（《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同上）

例①中动词“张”和“叱”前面只有一个名词“相如”（“目”虽是名词，但它已作了“张”的宾语，不同于两个名词连用），因此，这个名词便是主语。相比之下，例②中的动词“叱”前面，却有“相如”和“廷”两个名词，而且连用，前一个名词“相如”是动词“叱”的主语，后一个名词“廷”靠近动词“叱”，它便充当了“叱”的状语。

（三）也可以以名词为中心，看这个名词前面有无主语。一般说来，名词状语是与它后面的动词结合成一体，以谓语的身分来陈述主语的，所以，名词状语前面一定会有主语。

例如：“好事者船载以入”的“好事者”，在名词状语“船”之前，它是主语。“相如廷叱之”的“相如”，也在名词状语“廷”之前，它也是主语。我们反过来以名词“船”“廷”为中心，发现前面另有主语，那么它们是名词用作状语，就确定无疑了。

有的名词状语前的主语省略了。如“卒廷见相如”一句，它的主语本是“秦王”，这里省略了，但不等于没有主语，可以补充出来。

可是，名词主语的主谓句中，除了充当主语的那个名词外，是另找不出主语来的。例如“余船以次俱进”中，除“船”外，找不出另外的主语。

文言实词活用中，这种貌似相同、实为两类的结构形式颇多，上面谈到的六个问题尤为常见。在我们的中学文言教学中，如能教给学生一些辨别的原则和方法，学生们是不难把这些容易混淆的语言现象区别开的。